

駁五經異義疏證

下

欽定五經集義疏證

五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吳春熙印

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蟲飛反墜開元占經百二十二堯年案曰自此條以下皆異義從公羊說也故入春秋公羊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之下聽傳桓公五年秋蝻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蝻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蝻略皆從董仲舒說云釐公十五年八月蝻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三會使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交公三年秋雨
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
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
取大天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
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
朐城郕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時宣伐莒向後
比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
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
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
費哀公十二年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
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
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旣伏蟄蟲皆
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
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壽祺謂班固

言劉向說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是公羊穀梁義同故
何休解詁於春秋諸螽皆以爲煩擾之應與劉向合文
八年螽劉以爲公伐邾取須朐城邾何以爲先是公如
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徵雖殊
然大意一也惟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
同何氏云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
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
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
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
說卽指文三年事五行志雨螽于宋下稱穀梁傳曰上
下皆合言甚今傳無此文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班志蓋約傳文言之穀梁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
死而墜于地故何休云螽猶眾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

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錯是爲短鄭元云穀梁意
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
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疏引鄭釋廢疾如此
是鄭意以穀梁文元年傳與公羊義同不從劉向也又
公羊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蜺何氏曰蜺者與陰穀俱
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蜺者天
不能殛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
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此注亦與前解諸傳言
煩擾之應異徐疏引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
葬故螽蟴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然則何氏
蓋取春秋說而廣之錫瑞案陳說甚詳公羊說后夫人
專權卽指三世內娶僖二十五年傳曰宋三世無大夫
三世內娶也解詁曰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彊

齊召南曰以事實核之則實不然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之夫人王姬也後逐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弱乎錫瑞謂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同姓不昏始於周若殷以前同姓五世之外可以通昏姻宋爲殷後或參用殷法戴桓諸族已在五世之外安知宋之諸公無娶於戴桓諸族者卽以左傳攷之宋襄夫人王姬之後至共公始娶魯伯姬其中成公昭公文公三世皆不見娶於何國之文或卽娶於戴桓諸族故曰三世內娶妃黨益彊也公羊僖二十五年傳解詁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則何君言三世自襄公數起左氏傳以宋襄夫人爲襄王之姊何劭公不信左氏故謂慈父卽內娶耳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

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公羊成七年疏堯年案
曰又食疏作又有浦鐘云又有當又食之誤今據改不下
衍云字今刪

駁闕

疏證曰公羊成七年經曰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解詁曰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
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書又
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
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公羊義疏曰
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霧之
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
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
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

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
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
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
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
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
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
以爲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
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
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鼯鼠食其角或言
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
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
不察也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
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
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

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据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孔廣林曰經云改卜且云又食則所改卜之牛非已有災可知咎人君者咎其不敬以數召災耳公羊說非也錫瑞案經云改卜云又食說公羊者必無不知公羊說當以又食咎在人君斷句下云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當別爲一義謂此乃改更又食咎在人君不敬若並不改更者義與此通蓋推廣言之故曰義通於此也孔駁公羊說非是

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禮儀部郊上

駁曰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明堂上有引字以疏語節之明堂下無位字據禮記篇目補此條駁義審其文義當次於前條之後蓋鄭謂魯之郊天唯用周正建子之月不與天子郊天同月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正以破異義上辛與上丁不同之說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尙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又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後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

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
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
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
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
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
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
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
駁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
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
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
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
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

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曰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箴膏肓駁異義所本又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曰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曰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曰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

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
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
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
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
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
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
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
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
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郊特牲云周之
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
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
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
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
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

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上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壘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元同周禮圜丘服

大裘此及家語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裘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旣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壽祺謂周禮郊丘之別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圓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鍾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